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二元互惠机制研究*

邱均平 张廷勇 徐中阳

摘要 随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如何更精准地契合新质生产力环境、服务国家社会需求、把握学科发展机遇,已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文章首先梳理了新质生产力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关系,接着分别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过程,最后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径。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之间呈现显著的二元互惠关系。新型劳动对象的涌现、新型劳动工具的革新、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新型劳动者的崛起均能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学科建设,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科学研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等学科建设同样能够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应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技术创新为核心、产业升级为关键、人才培养为重点。参考文献 51。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数据要素 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建设 二元互惠机制

Research on the Dualistic Reciprocal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Qiu Junping Zhang Tingyong Xu Zhongyang

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how to more accurately fit the environment of NQPF, serve the national social needs, and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RM). The article firstly organ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QPF and IRM, then discussed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QPF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I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IRM t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NQPF,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mai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IRM.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binary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NQPF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RM discipline. The emergence of new labor objects, the innovation of new labor tools, the improve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rise of new workers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IRM,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of IRM can als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NQPF. Therefo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NQP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IRM should be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industrial upgrade as the key, and talent training as the focus. 51 ref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ta Elements;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ualistic Reciprocal Mechanis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科教评价信息云平台构建和智能服务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8)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徐中阳,电子邮箱:hzhduxzy@126.com。

1 新质生产力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1.1 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及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近年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严峻,我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如何在复杂发展环境下,把握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1]。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深刻且系统的阐释^[2,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并要求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战略路径,同时也为学术界、产业界明确了新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如何开展研究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与此同时,数据要素的出现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更名,都将对当下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就数据要素而言,随着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产业化进程的加速,数据已跃居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并对其他生产要素展现出显著的放大、叠加及倍增效应。数据要素的核心本质,在于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特性进一步固化并凸显,聚焦于深度挖掘与强化数据资源的经济属性。从原始数据、数据资源、数据资产直至数据资本,数据的生产要素化进程不断深化^[4]。作为一种创新性生产要素,数据不仅是驱动我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先进生产力飞跃的关键支撑。此外,数据流通理论^[5]、数据价值评估模

型^[6]、图数据挖掘算法^[7]等一系列与数据要素紧密相关的新理论、新模型、新方法的涌现,同样为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学科建设开辟了新的路径。另一方面,从学科转型的角度来看,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下文简称新版《目录》),正式将原有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下文简称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8]。这一更名不仅标志着该学科在充分吸纳管理学、经济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理论上,逐渐向更具数智时代特征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演化,同时也预示着该学科将更加注重对各类新兴信息资源及数据要素的理论探索、方法创新与实践应用^[4]。这一变化丰富了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体现了学科对现代技术和产业需求的响应,可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科支撑。总体来看,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之间的重要枢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数据要素的有效利用,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正是为这一过程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的关键学科。

1.2 图情档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根基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离不开对其学科基础的深度挖掘与探讨。从学科起源的视角审视,自20世纪90年代“信息资源管理”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学界以来,国内图情档学者积极投身于“信息”“情报”“大情报观”“信息管理”“信息科学群”等相关概念的辨析与探讨之中^[9]。时至今日,本科教育阶段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出现、研究生教育阶段的“信息资源管理”(原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更名,以及“图情档一体化管理”理念的提出,均预示着图情档学科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深化拓展与转型^[10]。从研究动态的维度分析,众多研究已明确指出,由“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向“信息资源管理”的转型,是图情档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11]。具体而言,赵国俊从学科体系分化与整合的宏观视角指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群实质上等

同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12]。冯惠玲则依据学科发展历程,阐述了从“对文献的管理”到“对信息的管理”,再到“对信息资源的管理”,直至“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的递进式发展路径,并强调图情档学科早已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核心构成^[13]。邱均平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进一步指出国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于图情档专业期刊,且主要作者群也集中于图情档学科^[14]。从行业实践的层面考察,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等相关行业实体,以及图书资料、情报资料、档案资料等研究对象,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已构筑起规模庞大的行业生态体系,为图情档学科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行业支持与实践基础^[15]。综上所述,图情档学科不仅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深厚根基,同时也是驱动其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1.3 数据要素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重心

作为与数据、信息紧密交织的学科领域,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仅根植于深厚的数据要素研究土壤之中,而且是数据要素探索与分析的核心前沿阵地之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数据要素之间的关联源远流长,这种联系具体体现在现实使命的演进、学科特色的深化等关键维度上。

从学科发展的现实使命维度审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历经了由“信息资源”向“数据资源”,再向“数据要素”深刻转型的过程。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强调了信息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并为我国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实践和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16]。随着信息资源战略价值的日益凸显,国家层面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17]、《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18]等指导性文件,极大地激发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参与信息化进程、贡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步入数智时代,数据资源已跃升为各领域的关键战略资源,其开发与利用成为学

术界与产业界共同瞩目的焦点。为此,我国政府密集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系列政策,旨在加速数据资源的深度探索与广泛应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数据被正式确立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进入快车道,其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开发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新的使命担当^[19]。在此背景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将数据要素的开发与利用作为学科的研究重心,持续深化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20]。

就学科特色而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对象均与数据要素紧密相连。传统上,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多聚焦于各类信息资源的整合与管理,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研究方法 with 工具迭代升级,促使研究对象逐步扩展至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数据要素与数据资源领域。特别是,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挖掘已成为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彰显了学科的时代性与前瞻性^[21]。从研究目标层面分析,提升信息资源的利用效能,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懈追求的目标^[4]。这一目标与我国将数据视为新型生产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国家战略高度一致,体现了学科发展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综上所述,数据要素已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和研究重心,推动学科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1.4 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

生产力的历史性跃迁通常依赖于核心生产要素的革新与推动。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其广泛的渗透性与变革力,极大地拓展了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设施及劳动对象的应用边界与功能范畴,催生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劳动对象^[22,23]。

具体而言:从劳动对象上看,数据要素不仅自身承载着丰富且高价值的信息,成为各行业竞相探索与利用的新型关键资源,而且其与传统劳动对象的深度融合,为后者赋予了数智化的新属性。这一过程促使了生产模式的转变,人们不再局限于单纯生产传统形态的产品,而是致力于在传统产品的基础上融入数智化功能,创造出具备数智化特色与竞争优势的多样化数据产品。从劳动工具上看,数据要素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以智能制造装备、自动化流水线、智能仓储系统等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新型劳动工具。这些新型劳动工具通过强化生产过程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实现了生产模式的智能化转型,在显著降低人工劳动力依赖的同时,极大程度上提升了生产效能和产品质量,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提升^[24]。从基础设施上看,数据要素所驱动的劳动资料范畴已显著超越了传统机械与工具的范畴,转而聚焦于智能化、高端化设施的构建。这一转变催生了大数据中心、5G 通信网络、云计算平台等与数据要素高度适配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兴起。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与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及数据资源的广泛整合与应用,正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产生深远影响,推动着产业链实现颠覆性的变革与重构。从劳动者看,数据要素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劳动者对各类数智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与职业能力,进而强化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加速了他们向技术密集型岗位的过渡。同时,数据要素的深入渗透促使产业结构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方向转型,催生了大量新兴化、智能化、高端化的就业岗位,深刻重塑了劳动岗位结构^[25]。劳动岗位结构的变化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与素质构成提出了全新挑战,特别是对数智技能、创新思维及专业知识的高度依赖,这将激励并促使劳动者向具备更高层次技能与素养的新型劳动者群体转化,以适应并引领产业升级的需求。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了独特的互动互惠关系。作为与信息

资源、数据资源、数据要素密切相关的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当牢固植根于图情档学科的基础上,主动加快学科变革与创新的步伐,积极探索新质生产力下的学科建设路径,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贡献学科力量。鉴于此,本研究尝试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二元互惠机制,并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径,以期为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2 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

2.1 新型劳动对象的涌现

相较于传统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新型劳动对象展现出更为广泛的内涵边界,其内涵边界的扩展主要沿循“融合”与“创新”两个维度进行,即不仅深化了既有研究领域的理解,还引入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议题。在“融合”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劳动对象的数智化转型赋能,即将数据要素与先进数智技术紧密集成,并创新性地应用于传统劳动对象之中,从而赋予其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新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催生出的新材料、新能源及新型数字资产等新型劳动对象,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标志,也是新型劳动对象体系内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彰显了生产力变革的深刻影响。在“创新”维度上,新型劳动对象的范畴已显著超越传统物质形态的界限,广泛拓展至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高新技术领域。这一转变引入了大量具有新颖性、抽象性及高度数智化特征的对象,如人工智能算法、量子计算技术、生物基因编辑技术等,均被视为新型劳动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其内涵边界,推动了劳动对象形态的根本性变革^[26]。新型劳动对象的出现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促进作用,其核心在于显著拓展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随着各行各业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响应,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融合进程不断加速,新能源、新材料、数据资产、健康大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的涌现,直接催生了能源信息资源、材料

信息资源、产业信息资源、健康信息资源等新型信息资源类别。这些新型信息资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预示着一系列新兴研究方向与分支学科的诞生,如环境情报学^[27]、数据计量学^[28]、健康信息学^[29]等,进一步丰富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学科体系,促进了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

2.2 新型劳动工具的革新

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机械化设备,这些设备智能化程度较低,对人工操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相比之下,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劳动工具,则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智技术为核心特征,展现出高度的数字化、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30]。这些新型劳动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云计算平台、量子计算机、智能制造设备及智能仓储系统等。这些新型劳动工具的发展,不仅深刻促进了工业、手工业等传统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为互联网产业、信息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产业的研究与实践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此背景下,作为一门与信息资源、数据资源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获取的信息资源、数据资源的种类和量级,以及相应的分析工具。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工具的飞速发展,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同样迎来了科学研究与产业服务能力的快速提升。具体而言:从科学研究视角上看,一方面,新型劳动工具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带来了更加强大且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从而为科研工作的拓展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价值挖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进而促进了健康信息学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31]。另一方面,新型劳动工具同样能够有效支撑科学研究相关的各类活动。例如,AIGC技术的出现能够有效帮助期刊编辑提升工作效率,进而显著缩短学术出版周期,促进学术交流的加速^[32]。从产业服务的视角分析,以信息服务产业作为具体案例,

新型劳动工具在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领域的信息服务机构(涵盖图书馆、博物馆、情报机构及档案馆等)实现信息服务数智化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得益于空中成像、AI大模型、元宇宙及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辅助,部分图书馆、档案馆及文化馆得以实现多模态自动化感知,进而构建出一个集多功能、多模态于一体的知识感知空间,显著提升了信息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水平^[33]。

2.3 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

新型基础设施同样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根据具体作用的不同,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可以划分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以及创新基础设施^[34]。其中,信息基础设施是指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演化而生成的基础设施,如物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卫星通信等;融合基础设施是指运用各类新兴信息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加以智能化改造后形成的基础设施,如智慧交通物流、智慧图书馆、智慧能源系统等;创新基础设施则是指能够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产业技术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等^[34]。总体来看,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中,各类新型基础设施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劳动对象的产生与发展,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提供一系列新兴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例如,物联网设施、5G基站及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各类数据的采集、处理及存储能力,为作为关键性新型劳动对象的数据要素的获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包括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创新基础设施,则能为新材料、新能源等高度依赖科技创新领域的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提供竞争情报分析、前沿技术动态挖掘等全面的科技创新支持服务,有效推动了这些领域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还为新型劳动工具的应用创造了必要条件,使信息

资源管理学科的学者们能应用这些新型劳动工具开展更加深入的教学科研工作。例如,智能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等核心设施所提供的强大算力、高效通信和安全存储,为人工智能、云计算、5G通信等前沿技术作为新型劳动工具的广泛应用与深入发展,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平台。学科中的研究人员可以依托这些技术工具,更加高效地进行数据分析、知识管理和创新研究,从而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上的突破与进步,同时,这些新型劳动工具的应用,不仅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还能够推动行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4 新型劳动者的崛起

新型劳动者指在现代社会经济与科技的迅猛发展背景下,拥有高度专业知识、卓越创新能力,并精通新型技术与工具的劳动者群体,他们能够迅速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及新型商业模式的变革^[30]。相较于传统劳动者,新型劳动者展现出更为卓越的专业素养、创新潜能、适应灵活性与跨界融合能力。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跃进,智力劳动的崛起显著提升了劳动力结构的层次,新型劳动岗位对数字化、智能化工作能力的需求激增,而人才培养体系亦逐步向数智知识、技能与素养的培育倾斜,促进了新型劳动者在类型、规模与质量上的全面增长。从学术视角审视,新型劳动者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新型劳动者的涌现显著优化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研究者的构成。作为一门多学科理论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持续吸纳、融合并创新各领域的知识体系。新型劳动者的加入,以其独特的跨学科背景与综合素养,为该学科的进一步交叉融合与知识拓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强大动力^[10]。另一方面,在新质生产力广泛渗透的当下,各行业对新型劳动者的迫切需求同样深刻影响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向。这一变化促使教育培养体系更加注重创新思维、跨学科素养及

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的培养,以适应市场对兼具数智能力、管理智慧与信息意识的新型人才的需求^[35]。此举不仅丰富了学科人才培养的内涵,还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人才的初衷高度契合,从而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毕业生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职业前景,实现了学科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紧密对接。

3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3.1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科学研究的

作为与信息资源、数据要素密切相关的学科,近年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专家学者已经围绕新质生产力开展了全面且深入的科学研究。具体而言:在新型劳动对象的探索中,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其研究进展、产权制度构建、价值释放路径以及政策环境优化等研究主题已成为研究焦点。如王文韬等综合运用了内容分析法、TF-IDF算法、LDA主题建模和PMC指数对39篇数据要素政策文本进行了量化分析,并从政策工具、政策主题、政策效力三方面提出了完善数据要素政策体系的有效策略^[36]。关于新型劳动工具的研究,则聚焦于大数据、区块链、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模型、新技术、新方法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中的开发与应用。如程为等提出了一种知识元逻辑关系抽取方法,并以南海维权证据知识元为实例,构建了南海维权逻辑关联图谱,展示了新技术在特定领域的应用潜力^[37]。在新型基础设施层面,智慧图书馆、智慧档案馆、未来学习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展、业务流程优化、技术应用创新等研究主题,同样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科学家们探讨的热点。如叶颖以图书馆的个性化推荐服务为例,设计并实现了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智慧图书馆个性化推荐策略,有效提升了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至于新型劳动者的培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尤为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市场需求、培养模式及实现路径。张洋等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系统构建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创新人才培养的框架体系^[38]。吴丹等则在深入分析算法素养内涵特征的基础上,融合能力素质模型与SCONUL模型,构建了全面的算法素养能力框架,为提升从业者的综合素养提供了理论支撑^[39]。总体来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科学内涵涵盖了新质生产力的各个维度,不仅深化了对新兴生产要素的理解与利用,更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3.2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技术创新

在深入分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作用时,技术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结合现有研究和现实情境来看,技术创新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领域的体现,主要聚焦于技术应用与技术开发的双轮驱动模式。首先,从技术应用上看,作为高度应用导向的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凭借其对数智技术变革的敏锐捕捉,能够积极吸纳并整合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将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于网络舆情分析、竞争情报收集、科学计量评价等关键领域,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更成功开发出了一系列面向特定应用场景的算法与软件工具。这些创新成果作为推动各自领域生产力升级的新型劳动工具,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以王东波教授团队为例,他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古籍文献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发的荀子古籍大语言模型,为古籍数字化、智能化翻译及古文化教育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35]。其次,从技术开发上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学者展现出优异的跨学科整合与自主创新能力。他们能够基于深厚的学科积淀与广泛的知识视野,巧妙融合多学科知识体系,自主设计并开发出具有鲜明学科特色和显著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新方法或新工具。以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为例,该软件通过深入挖掘文献题录数据,以直观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学术研究的前沿热点与演变趋势,不仅为科研人员提供了高效的研究工具,还促进了跨

学科的知识交流与思想碰撞,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40]。总体来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应用与技术开发的协同并进,有效赋能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学科自身的进步与繁荣,更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3.3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行业产业升级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植根于坚实的学科基础与产业基础之上,其核心领域广泛涵盖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等,这些领域的传统科教基础设施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产业支柱。随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的日益完善与数字化浪潮的深入发展,该领域的研究者与行业专家愈发聚焦于传统科教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旨在通过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等技术创新手段,推动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传统机构向智慧图书馆、智慧档案馆、智慧情报中心及未来学习中心等新型智慧化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从实践层面观察,我国已有多家单位率先探索并实施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实践。例如,在图书馆领域,苏州图书馆通过集成5G、元宇宙、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成功实现了图书馆的全面智慧化升级,构建了以自动化立体书库为核心,辅以智能化城市阅读空间与共享服务平台的“1+3”综合服务体系,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信息获取体验^[41]。同时,在数字人文领域,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敦煌文化保护与传播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不仅将馆藏珍贵写卷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全球学者能够在线访问,还开发了包括丝绸之路地名规范数据库、敦煌吐鲁番学学者档案数据库及“丝绸之路”专题数据库在内的系列数字馆藏资源,极大地促进了敦煌文化的国际研究与教育交流^[42]。综上所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持续发展与相关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不仅是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创新,更是实践探索对理论研究的积极反馈与不断优化,二者共同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向更高水平的智慧化、智能化迈进,从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增长。

3.4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仅聚焦于信息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而且深刻洞察到信息在决策、创新与协作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这一深刻认知驱动了学科人才培养的新导向,即培养融合信息分析能力、数据挖掘技术、知识管理智慧及决策支持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对信息资源深度应用与高效管理的需求。因此,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且深远的影响。首先,从学科结构与体系的维度审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革新对其人才培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版《目录》中数字人文、健康信息学、数据管理与数据科学等新兴分支学科的设立,不仅促进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还显著增强了一级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43]。这些前沿交叉分支学科的不断涌现,进一步彰显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跨学科特性,预示着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的创新人才培养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38]。其次,从人才培养目标调整的层面探讨,已有学者从多元视角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深入剖析。吴丹等基于“人才强国”战略及全球发展态势,提出应自主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中国自信及全球胜任力的拔尖创新人才^[44]。刘冰等则从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主张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创新精神与人文素养、数字素养与智能计算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45]。钱明辉等则基于数字化转型和一级学科更名背景,提出培养具备家国情怀、数字知识、创新能力、实践技能、管理素质和领军思维的数字化人才^[46]。此外,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人才培养对优化受教育者能力结构的重要性亦受到广泛关注。孙建军等主张将数据要素融入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过程,以增强学生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治理及数据产品运营方面的能力^[4]。任明、王彦妍、樊振佳等则强调,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数字素养及可行信息能力,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47-49]。综上所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紧密对接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深化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能力培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4 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径

4.1 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显著促进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构建与演进,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科学研究的全面覆盖了新质生产力的多维度要素,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引导,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二元互惠关系。鉴于科学研究在学科发展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国内学者应当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不断深化和拓展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学科边界和研究深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具体而言:(1)探索新兴研究对象。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多聚焦于文献数据、网络数据及问卷数据等传统形态的信息资源,而对诸如材料信息资源、能源信息资源、大数据资产、健康大数据等新型信息资源的挖掘尚显不足。因此,国内学者应当拓展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转向新型信息资源,深入分析其内在价值与管理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创新自主知识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深度根植于技术创新之中,而技术创新本身又紧密依托于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因此,创新并构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显得尤为关键。国内学者应当聚焦于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核心环节,对既有的图情档基础理论如图书馆学五定律、“五计学”理论、三态两化理论等进行深入剖析与现代化重构,融入数智时代的技术特征与实践需求,通过跨学科融合与理论创新,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3)开辟前沿研究方向。为有效对接新质生产力的全要素需求,国内学者应积极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

学科领域如医疗健康、新闻传播、公共管理等深度融合,探索诸如“医疗健康+信息资源”的健康信息学、“新闻传播+信息资源”的网络舆情分析、“公共管理+信息资源”的电子政务等新兴交叉研究方向,通过跨学科的协同创新拓宽研究视野,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2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予应用效能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劳动工具的革新,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价值实现开辟了重要路径。与此同时,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技术创新亦反向促进了这些新型劳动工具的持续优化与拓展,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鉴于此,国内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应当明确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深入探索并强化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应用效能与贡献。具体而言:(1)深化新兴数智技术的融合与应用。鉴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高度依赖于高效的信息资源及数据要素的采集、处理与分析能力,国内学者应当紧密追踪数智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学术研讨会、网络平台等多元化渠道,系统学习并掌握大语言模型、图数据技术、5G通信等前沿技术的核心原理与应用方法。通过持续的技术引进、融合与创新实践,不断提升研究与实践的精确度与效率,进而推动新型技术工具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深度优化与拓展。(2)推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作为紧密关联社会实践的应用型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技术创新应始终聚焦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与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因此,国内学者应紧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如数字经济、智慧养老、智能制造等,开展具有明确需求导向的技术创新研究。以浙江省“浙里养”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例,该平台成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智技术,实现了对老年人健康数据资源的实时监测、安全管理与精准分析,并据此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有效解决了养老服务领域的实际问题^[50]。此类实践不仅加速了技术成果的快速转化与应用,也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边界拓展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与经验,进一步彰显了技术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4.3 以产业升级为关键,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创新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新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显著促进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同时,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作为关键驱动力,也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二者间展现出一种相互依存、协同演化的良性互动机制。总体来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趋势正逐渐成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主导范式。鉴于此,国内学术界应当以产业升级为关键,推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研究成果的高效转化与业务模式的深刻变革,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具体而言:(1)加速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向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步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者和从业者需深入探究数智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路径,积极推动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等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向智慧化、智能化方向的转型升级。这要求加大对多模态信息处理、大语言模型、虚拟空间构建、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力度,推动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升级,例如构建智慧图书馆、智能情报分析中心及智慧档案馆等新型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全面提升数据要素与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获取效率、利用效能及共享水平,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营造更为浓厚的创新氛围。(2)推动信息服务产业的业务模式创新。作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相关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信息咨询、政府决策支持、知识管理咨询等信息服务产业的业务模式创新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51]。以面向新能源企业的信息咨询服务为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者和从业者通过提供精准的专利布局策略和竞争态势深度分析,以及政策导向精

准解读等高质量、全方面、个性化的高端定制化信息服务,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洞察新能源技术发展方向,优化市场布局策略,还能有效促进新能源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发展,实现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高效对接。因此,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者与从业者应从定制化服务、平台化运营、跨界合作等多个维度出发,推动整个信息服务产业的业务模式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创新空间。

4.4 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数智人才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一方面,新型劳动者群体的涌现显著优化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才结构,有力推动了该学科建设的深化和拓展;另一方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教育通过精准对接社会需求,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有效促进了毕业生向新型劳动者的转型,二者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协同演进的良性循环体系。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人才作为首要战略资源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已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鉴于此,国内学术界应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为重点议题,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育数智人才。具体而言:(1)强化通用数智技能培养。一方面,应当优化教学平台建设,积极引入先进的数智化设备与技术,通过跨学科资源整合,构建高水平科研支撑体系。例如,南京大学搭建了数据智能与交叉创新实验室,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数据科学与信息计量研究院。另一方面,应当深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秉持“干中学,学中干”的教学理念,依托前沿科研项目与实践应用项目,精心设计并增设实践导向的课程模块,切实增强学生的实操能力与数智素养。(2)提升特定领域的专业化技能。目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融合趋势,除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传统研究方向外,数字人文、健康信息、生物信息、军事情报、应急情报、商业分析等新兴研究方向相继涌现。因此,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建设同

样需要与时俱进,在传统图情档框架基础上,融入多领域专业知识,如数字人文方向增设数字出版、数字美学、古籍智能信息处理等课程,健康信息方向则加入医学图像分析、医疗系统运营、流行病学分析等课程,通过精细化课程设计,培育既掌握基础知识又精通特定领域的复合型数智人才,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结语

身处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数据要素的出现、一级学科的更名以及新版学科专业目录的发布,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机遇。如何更精准地契合新质生产力环境、服务国家社会需求、把握学科发展机遇,已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探索了新质生产力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之间的联系,其次探讨了新型劳动对象的涌现、新型劳动工具的革新、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新型劳动者的崛起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接着分析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及人才培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过程,最后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径,旨在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之间的二元互惠关系,为学科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参考文献

- 1 梁昊光,黄伟. 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及其全球效应[J]. 财贸经济,2024(8): 22-32.
- 2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EB/OL]. [2024-09-08].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032.htm.
-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EB/OL]. [2024-09-01].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 4 孙建军,李阳.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视角下的数据

- 要素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24(2): 6-12.
- 5 陈彦宇, 张瀚文. 数据跨境流通的三重安全挑战及其法律规制——基于数据流通理论的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24(8): 64-73.
- 6 石峰, 等. 社交媒体舆论操纵者识别的数据挖掘算法及实证分析——以国际大型赛事为例[J]. 情报杂志, 2023(6): 147-153.
- 7 赵需要, 等. 政府开放数据生态链上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及评估模型构建——基于“数据势能”的方法[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12): 50-59.
- 8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 [2024-09-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 9 邱均平, 等.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历程回顾与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4): 42-55.
- 10 邱均平, 等. 数智时代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的构建[J]. 图书馆论坛, 2024(9): 28-36.
- 11 柯平, 杜艳爱. 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发展的里程碑——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的百年历史启示[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4(9): 1-8.
- 12 赵国俊. 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发展中的分化与整合[J]. 情报资料工作, 2013(3): 11-16.
- 13 冯惠玲. 从文献管理到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创新之路[J]. 情报资料工作, 2013(3): 6-10.
- 14 邱均平, 等. 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比较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5): 37-45.
- 15 冯惠玲. 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6): 4-10.
- 16 邓小平: 开启中国信息革命征程[EB/OL]. [2024-09-06]. https://www.most.gov.cn/ztlz/dxp100/mtbd/200408/t20040824_15294.html.
- 1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 [2024-08-15]. http://sthjt.jiangxi.gov.cn/art/2010/7/13/art_42149_2810905.html.
- 1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通知[EB/OL]. [2024-09-16].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315999.htm.
- 1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EB/OL]. [2024-09-2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 20 陆瑶, 等. 从幕后到台前: 数据要素化带来图情学科发展机遇与挑战[J]. 图书情报知识, 2021(6): 123-133.
- 21 王芳. 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十个问题[J]. 图书与情报, 2020(3): 9-13.
- 22 米加宁, 等. 数据生产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机理与规律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 1-9, 143.
- 23 焦方义, 杜瑄. 数据要素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 2024(8): 1-13.
- 24 杜传忠, 等.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 2023(12): 20-28.
- 25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26 刘蕾, 张新亚. 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进路[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4): 82-91.
- 27 俞立平. 环境情报学: 理论框架与学科体系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23(2): 79-85.
- 28 邱均平, 等. 数据计量学研究: 概念内涵、理论方法及发展趋势[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9): 27-36.
- 29 周晓英, 裴俊良. 健康信息学的学科范畴与中国健康信息学的发展——兼述健康信息学学

- 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2): 76-93.
- 30 齐文浩,等. 基于四“新”维度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5-24.
- 31 张卫东,等. 健康医疗大数据价值挖掘分析框架构建[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15): 35-43.
- 32 张洋,等. AIGC 时代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发展趋势[J]. 图书馆论坛, 2024(7): 1-8.
- 33 刘柏嵩,等. 智能技术驱动下的图书馆服务现代化: 转型与创新[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4(4): 13-19.
- 34 “新基建”怎么定义? 发改委权威解释来了[EB/OL]. [2024-08-1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652607899867736&wfr=spider&for=pc>.
- 35 赵腾,等. 数据要素视角下新质人才培养的机理与路径[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4(10): 10-19.
- 36 王文韬,等. 三维框架下我国数据要素政策量化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4(10): 32-40, 117.
- 37 程为,等. 知识元逻辑关系抽取方法研究[J]. 情报学报, 2024(7): 862-874.
- 38 张洋,等. 交叉学科视角下的信息资源管理创新人才培养[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4(3): 21-29, 55.
- 39 吴丹,刘静.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素养: 内涵剖析与能力框架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6): 43-56.
- 40 陈悦,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2): 242-253.
- 41 接晔. “云”享书香“数”见未来——苏州图书馆全面智慧化转型的实践探索[J]. 新世纪图书馆, 2023(12): 18-21.
- 42 郑燃,李晶. 我国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研究进展[J]. 情报资料工作, 2012(3): 69-71.
- 43 闫慧. 论信息资源管理的知识体系、基本定律与学科结构[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4(3): 4-11.
- 44 吴丹,等. 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内涵与人才培养策略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1): 75-82.
- 45 刘冰,等. 基于数智教育生态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生培养模式构建[J/OL]. 情报科学, 1-11 [2024-11-1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2.1264.G2.20241008.1119.002.html>.
- 46 钱明辉,刘越男. 双数计划: 面向国家数字化转型的信息资源管理本科人才培养改革探索[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23(2): 43-57.
- 47 任明. 计算思维视角下的劳动者数字素养[J]. 图书馆建设, 2024(3): 34-36.
- 48 王彦妍. 数字素养如何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基于“三个世界”理论的阐释[J]. 图书馆建设, 2024(3): 37-40.
- 49 樊振佳. 拓展数智时代劳动者的可行信息能力[J]. 图书馆建设, 2024(3): 31-33, 40.
- 50 浙江打造“浙里养”智慧养老服务平台[EB/OL]. [2024-10-03].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6/content_5415646.htm.
- 51 夏立新,郭致怡. 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1): 9-15.
- (邱均平 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张廷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徐中阳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流动站全职博士后)

收稿日期: 2024-10-08